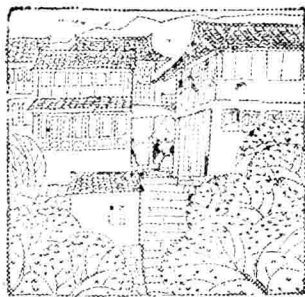




小镇歼敌记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小镇歼敌记

长兴地区革命斗争故事集

中共长兴县委宣传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子侯

插图：吴国亭 李子侯

山镇歼敌记

——长兴地区革命斗争故事集
中共长兴县委宣传部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1/2

1978年10月第一版

197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103·73

定价：0.23元

目 录

骨肉情.....	许胤丰 (1)
山镇歼敌记.....	吴木良等 (16)
柏家村风云.....	金中良 (29)
一门炮的故事.....	许胤丰 (44)
火种.....	朱新华 (53)
太湖交通站.....	金中良 (65)
新槐锄奸.....	许胤丰 (80)
在敌人的心脏里.....	吴木良等 (92)
松树荡战斗.....	许仲民 (100)

骨 肉 情

许 胤 丰

一

一九四五年春，深夜里，大队支前运粮的民工队伍从赵林生的家门前经过。林生大伯站在门口的山坡上，手里擎着一大把熊熊燃烧着的篾黄火把。但见：小车在嘎嘎地走，驮驴在得得地跑，扁担在吱吱地叫，支前队伍犹如一条没头没尾的长龙，翻山越岭，直向天目山前线飞驰。

林生大伯看着这热闹景象，心里象烧着一团火。队伍里，有人跟他打着招呼：“大爷，快休息去吧，打了大胜仗再来向您报喜啊！”听着这熟悉的北方口音，他举高了火把，一看，原来是驻在前村的新四军连队司务长焦正良。在这个大胡子的旁边是连长王立斌，肩上扛着挺轻机枪，背着两条鼓囊囊的米袋子，正笑呵呵地向他招手。林生大伯明白，这是粟司令派来保护民工运粮的部队。新四军是穷人翻身的命根子啊！这一回，儿子的病生得真不是时候！想着，想着，他心里感到很不安。

“林生大伯，春龙好些了么？”区委书记老陈肩头压着一副粮担走过来，“可别闹情绪啊。下回支前，我保证你父

子俩榜上有名！”听着这些话，林生大伯心头一热；但一提起儿子春龙的病，心头又不觉一凉。

赵林生五十八岁了。从年轻时候起，他就替地主打长工。因为吃得苦，穿得苦，生活做得更苦，成年累月就象默默无声的骡子，人们便送了他一个外号叫“老骡子”。到了三十七岁上，赵林生才积了一点钱，同地主张耀祖家的一个丫头成了亲。租了东家在松竹岭的两间小庄屋，一边给张家看山，一边就垦些荒地种些杂粮糊口。婚后的第三个年头，儿子春龙出世了，中年得子，把这对贫穷夫妻给喜坏了。为了抚养儿子成人，两口子更加贪早摸黑地干。到了春龙十六岁那年，世道好象乱得更象不象样了，什么日本鬼子、和平军、刮民党、土匪，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有一天，林生大伯上山去砍柴，春龙跟着娘在门前山坡地上锄草，忽地来了五个和平军，把个小庄屋翻了个遍，绑了春龙就走。临走时留下一句话：七天内拿十担米到槐坎据点来领人，超过七天内来领尸！春龙娘呼天抢地，打滚嚎啕。林生大伯得到消息，一出门就是六天，到处叩头借贷。到了第七天才哭丧着脸跑回家，春龙娘已哭得只剩下一口游丝气。老夫妻泪眼相对，只好等着天亮去领尸。可是半夜时分，春龙却敲着门，高喊着姆妈阿爸，回来了。做爹娘的还以为在梦头里，扭了把自己腿上的肉，觉得怪生疼。这真是喜从天降，春龙娘从床上跳起来，春龙爹来不及穿鞋就去开门，等到大门一打开，篾黄火把一点燃，两个人愣住了：在儿子背后站着五个背枪的大兵。不同的是他们穿着浅灰色的军装，迎上来，就是大伯大娘的叫得相当亲热。经过春龙的一番诉说，这才知道人民的救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了！林生大伯一把抓住了一个大

胡子兵，眼泪簌簌直淌，春龙娘扑地跪了下来，叫着救命恩人，慌得那位姓焦的大胡子不知怎么办才好。从那个时候起，林生大伯天天象办喜事似地喜气洋洋，不再默默无声了。

过了春节，来到苏浙边区长兴一带的新四军第一次向天目山进军。赵林生父子坚决要求参加民工运粮队。这一老一少挑着一百六十斤大米，长途跋涉二百多里，强忍着饥饿的折磨，也不肯动用肩上的一粒军粮。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父子俩放下粮担，又夺过一副担架，抢了一名伤员，连夜抬到后方医院。赵林生父子俩的模范事迹传开了！区委书记亲自将“父子支前模范”的奖状送到他们家里。当老汉第二次要求参加支前民工队时，儿子突然得了急病，连日高烧不退。

此刻，林生大伯举着火把站在高坡上，看着浩浩荡荡的运粮大军远去，心里又焦急又犯愁。

“春龙爸，快，孩子他……”春龙娘跌跌撞撞冲出门来。林生大伯心头一惊，赶紧回到屋里，只见春龙正在说胡话，全身出现一阵阵的痉挛。林生大伯心急火燎地直奔镇上，敲开了郎中的大门。当那位留着八字胡的“李一帖”先生来到庄屋内，在春龙身上“望闻问切”了一通之后，连连摇头，最后叹息了一声：“另请高明吧！”也不开药方，带着徒弟匆匆走了。春龙娘伤心地呜咽起来，林生大伯含着眼泪，唤了几个穷乡亲，乒乒乓乓地钉起了一口薄皮棺材。又在堂前架起了一块门板，将奄奄一息的儿子穿上了棉衣，抬到门板上，只等着他咽气了。

天快亮的时候，前边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枪声，林生

大伯心头一惊：莫不是运粮队同敌人遭遇了？零落的枪声伴着老伴揪心的啼哭，林生大伯真是忧心如焚哪！当东方泛白的时候，只见焦正良带着一副沉重的担架来到林生大伯的门前，没等大伯开口，焦正良就迎了上来：“大爷，咱们跟敌人遭遇上了！运粮队都安全过去了，连长挂了彩。”他抹了把汗，又轻声说：“伤势不轻哩！得赶快抢救。啊，是大娘在哭？春龙怎么了？”林生大伯只得告诉他：儿子快咽气了。焦正良心里一急，大步跨进屋，摸了摸春龙的额头，又奔到同来的杨大夫跟前悄悄地嘀咕了一阵，杨大夫不住地点头。林生大伯将担架引进了堂屋。趁着为连长安排地方的空隙，杨大夫诊看了门板上的春龙，吩咐将春龙身上的棉衣全脱下来，赶紧打两桶清凉的泉水作冷敷。当杨大夫回身来抢救连长的时候，他的眉尖微微蹙紧了。连长的腹部被打穿，脾脏破裂，失血过多，脉搏越来越显得微弱。他艰难地对杨大夫和焦正良说：“看来，我快‘革命到底’了。这躺着的是春龙吧？医生同志，别在我身上耽误时间，浪费针药了。”杨大夫心里很为难，他是从前方回来搞药的，现在药箱里就剩一支强心针了！他把焦正良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了这一情况。焦正良沉默着，眼眶里含着泪，林生大伯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可从他们的脸色上明白了。他声音嘶哑地恳求着：“不，不，十个春龙也抵不上一个王连长呀！医生，你要把灵丹妙药全部给连长用！”医生没有吱声，当他拿起针筒再要给连长注射的时候，连长艰难地抬起右手，推开针筒：“针药少……别……别浪费了……快给春龙打！……医生同志，要记住，咱们的一切全是为了……穷人……。”杨大夫迟疑了片刻，毅然地转过身，朝春龙走去。林生大伯一把抓住他的臂

膀：“医生，求求你快给连长打！医生，救活连长，我，我给你下跪……”说着，林生大伯的一条腿朝杨大夫跪了下来。乡亲们眼睛里滚着泪珠，都说：“快救连长要紧！”杨大夫的眼睛潮湿了，他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当他回过身来的时候，连长王立斌同志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了……

二

整整三天，杨大夫没跨出这小庄屋的门，而焦正良同志却马不停蹄地奔到白岷后方医院去找药。病魔终于给赶跑了，新四军又一次夺回了春龙的生命！林生大伯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喜悦和激动呢！

一天清早，林生大伯带着重病刚愈的儿子，蹒跚地来到后山向阳的山坡上。这里是安葬着连长王立斌的坟墓。赵林生默默地站了一会，指着墓碑上的几行大字，吩咐春龙说：

“念念吧！把它刻在你心里。”春龙就轻声地念了起来：

纪念新四军英雄

王立斌烈士之墓

赵林生父子敬立
赵春龙

一九四五年春

念完，林生大伯叫儿子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春龙低着头，哽咽着，最后，他抬起头来，含着泪花坚决地说：

“阿爸，我要跟新四军去，象王连长那样，为了穷人……”

林生大伯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欣喜地点了点头，心里说：新四军没白救了他！于是，他带着儿子去找区委书记，去找杨大夫，去找司务长焦正良，甚至找到了支队首长谭司



令员。可是谁也没有答应收留他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老人生气了：难道只准人家的儿子戴红花，就不准我的儿子穿军装？他跟区委书记顶牛，跟杨大夫磨嘴皮子，跟司务长焦大胡子拍了桌子翻了脸，可是回答他的话都一样，甚至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一样，一脸的微笑，满腔的热情：“大爷，春龙大病刚好。再说，您老俩口年岁大了，就这么个亲骨肉……”林生大伯真的火了，也不知哪来的胆量，找着司令员就干起来：“勿假勿假，春龙是我的亲骨肉，可共产党新四军是他的重生父母呀！在我身边和跟在您身边究竟哪一头好？可得比一比，量一量。再说，您手下的战士谁不是父母生的？您司令员不也是……”林生大伯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刹了车。司令员却哈哈大笑地拍着他的肩头：“说得好，说得好！老大爷，现在斗争形势有变化哪，咱们已经研究了：想请你们这对父子支前模范暂时留下来干点儿重要工作哩！具体情况嘛，我会派焦大胡子来跟您商量，保证您满意！”

晚上，焦正良来了，他悄悄告诉林生大伯，部队今晚就要北撤，司令员命令他暂时留下来，协助当地留守处办理一些善后工作。

一听说部队要走，老人心里象灌了铅似地沉重，半天没说话。

“大爷，用不了三年，新四军一定会打回来的！”焦正良安慰他们说。

老人仍然沉默着。

“啥叫善后工作？”林生大伯突然问道。

“比如说，咱们印发的抗币还没有全收回，部队一走，抗币不能用了，新四军不能让群众吃亏呀！这就得用大米或

其他物资把抗币全收回来。”

“大军一走，反动派就会来，你不危险？”

“干革命嘛，怕个啥！再说，有您和春龙在，办事都有个商量，这里又是个隐蔽的好地方。不管前方后方，咱们都是在跟反动派打仗，都是在干革命嘛！”

“司令员想得对。”老人完全理解了，“春龙是该留下来，到时候也是个帮手。”他拉着老焦激动地说。

于是，焦正良在槐坎镇上设了个新四军抗币回收处，忙得有时晚上也回不了赵林生的家里。大军走了没几天，风声越来越紧，各种消息在到处流传：国民党的保安团已经开到长兴县城啦！章鸣皋的复员工作队（即还乡团）要血洗根据地啦！特别是那个在抗日民主政府混过几天的张家大少爷张耀祖已经到县城自首，投到了复员工作队里！林生大伯听着，嘴角上挂起了轻蔑的微笑，心里却为焦正良捏着一把汗。他又象以前那样，成天不说一句话，默默地带着儿子在后山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忙碌着。

有天傍晚，血红的太阳刚落入西山头，三声清脆的枪声，把林生大伯的心给揪住了。他丢下了镢头，从秘密的山洞里跳出来，带着儿子飞快地奔到了门前山坡上。“哎哟，是焦大叔！阿爸，有人在追他！”春龙紧张地急叫起来。林生大伯终于看清了：焦正良正往这儿飞跑，隔着一箭路，是几个拿枪的匪徒在追他。“快，春龙，你往山上跑，把杀千刀的引开，救你焦大叔！”可是迟了，复员工作队已经快追上了焦正良。

“投降吧！你跑不了啦！”

“再跑，老子开枪啦！”

焦正良跑过来了，林生大伯正要招手，忽见老焦一个转弯，从岔道上直朝南山飞奔。

“这大胡子是怕连累我呀！”林生大伯急得一跺脚，心里叫声：“不好！”只听得“砰！砰砰！”枪声震动着山岙，接着传来了喊声：

“打中喽！”“焦大胡子被打中喽！”

林生大伯顿时脸色惨白，脚骨一软，腾地坐倒在山坡上。

“去看看，说不定没死！”

“摔到山沟底下，不死也难活，让他喂狼去吧！”

“回去回去，焦大胡子的油水全在镇上哩！”

杂乱的脚步声消失了，山谷变得死样的沉寂。黄昏时候起了风，秋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不知什么时候，春龙已经回到了父亲身边，他抽泣起来，暗暗抹着眼泪。林生大伯倔强地、默默地从坡上站起来：“走，把你焦大叔找回来！”他带着儿子，悄悄地向南山沟摸去……。

三

一清早，枪托砸开了庄屋门。几个如狼似虎的匪徒扑进来，二话没说，就给了林生大伯三枪托。

“把焦大胡子交出来！”

“窝藏新四军，该当何罪？嗯！？”

林生大伯弓着脊梁，默默地站在那里，布满血丝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他在估摸着敌人有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说，把姓焦的藏在哪儿啦？”

“老总，身长七尺，天下难藏！那姓焦的不是给打死了吗？”

“妈的，尸首哪里去啦？”

“这深山沟里豺狼当道呀，这些畜生还不吞了他？”

“哼，别自己找死！如今张家大少爷当上了我们分队长，你以为老子不晓得你的老底！我问你：那新四军连长是谁葬的？碑是谁立的？嗯？”

“我们老百姓办事讲良心。”老人嘟哝着，“王连长救活了我的儿子，我可不能恩将仇报。”

“你儿子呢？”

“上山打兔崽子去了。”

“妈的，搜！”匪徒们搜遍了破箱烂柜，打碎了锅碗油瓶，最后抓走了三只老母鸡，又在林生大伯脸上留下了几道手印子，骂骂咧咧地走了。

林生大伯揩了揩牙齿血，仍然默默地过着日子。一晃过去了六七天，山沟里变得出奇的宁静。林生大伯同儿子、老伴轮流到山洞里替焦正良敷草药，送水送饭。焦正良大腿上中了一枪，幸好没伤着骨头，伤口在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总算放下了心：等着瞧吧，我们的队伍会打回来的！焦正良同志会有人来接的！

有天深夜，轻轻的扣门声把林生大伯惊醒了。

“谁？”

“大爷，别害怕，自己人哪！”一听是自己人，老人腾地从床上跳下来，点燃了篾黄火把，眼前站着的是三名穿便衣的汉子，为头的一个戴着副黑眼镜，微笑着说：“大爷，我们是来接老焦过江去的，你救了焦正良，我们感谢您老人家呀。”

“他，他伤……”林生大伯话刚出口便止住了，他打量

着眼前的不速之客，眯缝起眼睛在紧张地思索着，这个大声音好熟！

“他伤不重吧？带我们去看一看。”

“对，藏在哪儿啦，快带我们去瞧瞧！”

林生大伯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圆了，他象从恶梦中惊醒过来似的猛地喊了声：“他丧在复员工作队手里了！”

“听说只受了伤，是您大爷背回来的么。”戴眼镜的汉子轻声说。

“不，死了，当场就死了！”老人偻头偻脑地回答。

“你儿子春龙呢？”

“外婆家去了。”

那戴眼镜的汉子哈哈大笑起来，刷地除下了黑眼镜，阴沉沉地道：“‘老骡子’，不认识我了吗？”林生大伯斜瞄了一眼，冷冷地回答：“大少爷，分队长，恭喜你高升呀。”张耀祖一挥手：“带走！”两个匪徒立即绑住了林生大伯的手腕子。春龙娘哭叫着从屋里奔出来：“大少爷你，你不能……”

林生大伯叹了口气说：“哭啥呢，焦正良早死了，神仙也交不出活人来，等找到尸首就没事了。叫春龙好好照看外婆的毛病，别乱跑。”

春龙娘含泪点点头，林生大伯却头也不回地上了路。

镇上的总管庙如今成了张耀祖的分队部。张耀祖立即传令审讯赵林生。一上来，张耀祖就开了腔：“‘老骡子’，我知道你待新四军象待自己的老祖宗，那焦大胡子你把他藏起来我也很清楚，只因为你是我家的老长工，看在这一层关系上，才没送你上西天。如今只要你一句话：那焦大胡子你

到底交不交？”

林生大伯上半个身子给绑着，两腿平放在老虎凳上，旁边叠着一块块青砖。看着那架势，林生大伯故意露出副满脸愁苦的样子，心里却在嘀咕：他娘的，这一上砖，两条腿不断也得残废。焦正良怎么办？对，老子还是将计就计……。张耀祖见他不作声，火就冒上来了：“上砖！”林生大伯猛地一挣扎，喊了声：“上个屁哟！松开，交就交。”

张耀祖笑了笑：“我说是么，人到了这步田地，还顾得了谁哪，新四军到底不是你的亲骨肉，不值得卖命嘛。松绑！说吧，焦大胡子藏在哪里啦？”

“南山老虎嘴旁边的山洞里。”

“还有谁同他联系呀？”

“新四军一个指导员没有走。”

“你同那指导员联系吗？”

“当然要联络的。”

“接头地点呢？”

“野猪岭的炭窑里。”

“接头办法呢？”

“逢五的晚上碰一次面。”

“这么说，今天是碰面的日子罗？”

“勿假。”

“你‘老骡子’敢不敢带路？我出你赏钱。”

“多少？”

“一百块光洋。”

当郎一声响，张耀祖攒出了一大叠银元：“先付你二十块，事成之后再如数付清。要是你要滑头，老子就剥掉你的皮！”

林生大伯向前一挥，大声说：“放心好了，晚上二更出发，带多少人马随你的便！”

张耀祖转着绿豆眼，得意地点了点头。

四

九点不到，张耀祖集合了队伍，全副武装地站在庙门口。林生大伯给带了出来，一副手铐喀嚓一声铐住了他的双手。林生大伯笑了笑，眯起眼睛点了点人数，二十八个。他故意嘟嘟囔囔地说：“这么多汉子，还怕我这个老头子跑掉呀！”

“少废话，不见棺材，谁肯落泪！用不着多心。”张耀祖奸笑一声，一挥，手，“出发！”

林生大伯默默地走在最前边。他弓着脊梁，嘴角上挂着一丝冷峻的微笑。这里，已经是野猪岭的岭底，从一条荒僻的小径攀上山巅，就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从童年时代起，为了生活，林生大伯经常肩着毛竹或挑着柴担，从这条岔道翻过山岭，上张渚城换回几升大米，年复一年地挣扎在生活的苦海里。新四军来了后，他从这条岔道上为子弟兵带过路，送过军粮。可现在，张耀祖要他带路来捉亲人，林生大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嘿嘿，我会叫你大少爷明白：新四军到底是谁的亲骨肉！

一弯眉月洒下了暗淡而吝啬的幽光，树木和山道在朦胧中隐现出它的轮廓。到了半山坡，林生大伯突然停住了脚步，回头对张耀祖小声而神秘地说：“快到了，大少爷，说句实话，拿了你的赏钱，就得为你卖命。这新四军的指导员就象一个金刚，还有一手拳脚，枪法又准，真叫百发百中哪！大少爷，你应当筹划一下，哪里该埋伏，哪里该守住，